

桃花依旧笑春风

□江初昕

我站在家乡的村口，一片桃花如锦缎般铺洒在路边，一股桃花的香味扑鼻而来。我知道，沉睡了一年的桃花又被温暖的春风唤醒了。细细看它们的叶子，在阳光的轻抚下，显得纤细而又轻盈。它们的芳香，早已是一丝一缕地向着天空升腾，粉墙黛瓦的村庄在桃花的映衬下，尤显得秀丽俊美。

以前，我们家的门口有两棵粗大的桃树。每年春天，桃花灿烂绽放，映染了整个村庄。这个时候，祖母会搬来一张椅子，坐在门前，静静欣赏着眼前开放的桃花。我们小孩则在桃树底下嬉戏玩耍，特别是刮风或下雨的时候，我们更加的快乐

春到芦苇滩

□路来森

立春刚过，芦苇滩便抽动了自己的筋骨，从冬的沉寂中，缓缓醒来。力量，在春天的悸动中暗涌；所有的生命，都在被春气唤醒，蠢蠢蠕动。积冰，在融化；清寂的夜晚，临近芦苇滩的人家，能听到冰块破裂的声音，嘎吱嘎吱的；有时，还会发出沉闷的阵响。隆隆，如地面越过的滚雷。大地，在做深沉的呼吸，在分解自己冻结的肉体。整个芦苇滩，在酥软，在萌芽。空气中，蒸腾着湿淋淋的水汽。春渐深，水潭的积冰，慢慢化开，一变变为汪汪潭水。

因了枯水，滩地上便露出一些陆地，地面湿漉漉的，土质疏松，脚踏在地面上，松软如绵；滋滋的，土地在呼吸。芦苇，就从这松土中，从这潭水中，静悄悄地冒出它的嫩芽，白白嫩嫩的苇芽，像婴儿的白嫩的手指；带着一份娇气，带着一份生命的清新。掐一段，放入口中，慢慢咀嚼着，一种清甜的味道，在口中弥漫开来，是一种早春的味道。

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

蒹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

滩岸边，村口上，确是有几株桃花开着；桃花灼灼，为芦苇滩镀上了半弯俊眉，绰绰约约的，一脉风流。潭水中没有河豚，却有着数不清的鲫鱼，村里人家，就把家养的鸭子，呼啦啦地赶进芦苇滩中，家鸭扑棱棱地嬉戏、追赶，尽情地享受追鱼之乐。“芦芽短”，短短的芦芽，肥而嫩，鸭子也喜欢。

大量的野生水鸟出现了。

最多的，是一种叫做“水燕子”的水鸟，脊背灰褐色，腹部白色；色彩，灰白相映，似乎暗合了天地和谐的征象。

更多的鸟儿，人们是叫不出它们的名字的，只是笼统地称之为“水鸟”，只因它们就是为了了一条河而来，为了因一条河而形成的一片芦苇滩而来；或许，更确切地说，它们是为了水中的鱼儿，滩上的水草，乃至于草虫而来。

我喜欢站立芦苇滩边，看水燕子上下翻飞的情状。灵动、飘逸，力量的爆发，和性情婉约的展示；晴阳下，水燕子洁白的腹部，闪烁着明亮的光，天地间划过一道道闪电，照亮空间，也照亮时间。人，则在这时空中，享受鸟儿飞翔，给人带来的快意；目光，追逐着鸟儿，实在就是在追逐自己难以实现的某一种愿望，或者理想，比如：飞翔、天空、自由、心灵的放飞，甚至于一份肆无忌惮的放肆。

我心飞翔，理想情趣，不妨安置在一只鸟的翅膀上。

竞争和角逐，似乎无处不在。芦苇滩上，野鸟与家鸭争食，放鸭人看到了，会蓦然发出一声长啸；啸声震动了芦苇滩，芦苇滩中，随即便是一阵扑棱棱的混乱和喧嚣；鸭叫声，鸟鸣声，翅膀的闪动声，长啸在空中的回荡声……世界，变得如此热闹，仿佛，所有的生灵，都在共同谱写一首春天的协奏曲：低音、高音、长音、短音，雄浑的、柔婉的，快乐的、悲伤的，深沉的、激昂的……

天籁之音，或许差可表达。

春醒的这段时间，早晨的芦苇滩，大多被水雾笼罩；似乎，越是晴好的早晨，雾气就越浓。天朗朗，雾浓浓；磅礴、浩荡，凝重、黏稠，整个芦苇滩，都完全沉陷、迷失，酣醉于自己白色的梦境中。洁白如乳，轻风吹过，缓缓搅动，潺湲流淌，肤如凝脂；若然疾风骤起，雾气便骏马奔腾般，滚滚涌动，滔滔然，气势汹涌。宁静的天气，雾气会随着太阳的升高，渐次散去，一股股，一片片，一缕缕，一丝丝……

缓缓地飘入空中，升腾着，飘逸着，婉约、柔美，如梦如幻，如同仙女降落人间，舞动她轻盈的水袖，仙气纷纷。

春尽的时候，芦苇滩，就满是泱泱的绿了……

了，穿梭是桃树间，仰起脖子来看高大的桃树，那上面不停有的粉红色的花瓣飘落，轻轻拂在脸庞上，酥酥的痒痒的。花瓣也仿佛和我们捉迷藏一样，撩拨着我的脸面，躲进我的脖子里，藏在我的衣袖里。地上落英缤纷的花瓣，薄薄的一层，又仿佛是一张绣了花朵的锦被，铺在树底下。有风的时候，桃花伴随着风儿洋洋洒洒的飘呀飘，时左时右，忽上忽下，像似在跳动着舞蹈。我们试图抓住这些飘落的花瓣，不停的追逐玩耍着。祖母看着我们嬉戏，也开心的乐了。

桃花是三月的笑脸。山冈之上满眼是摇曳的春红，光艳照眼，美艳得几欲燃烧。桃树开得热烈奔放，或掩

面，或含苞，或怒放，胭脂红濡染着山峦，如灼灼其华的娇艳云霞落到地上，也许只有用“满树如娇烂漫红，万枝丹彩灼春融”才能形容吧。桃花无华贵气，也无凄清味、孤独感，单植虽也耐看，密植成林则更是动人。放花时，云蒸霞蔚，如火如荼，才叫摄人心魂，动人心魄。青山环绕，白水东流，盛开的桃花犹如似锦的彩带，把青砖黛瓦的村庄装扮得越加的妖娆美艳。

近些年，家乡发展果业，大面积的种植这种低矮的新优良品种桃树，放眼望去，漫山遍野都是桃树。春天来

临，桃花绽放，树上的桃花，点点缀缀，若美还羞，素净淡妆，轻灵纤巧，

若遇微风，轻轻摇曳，把这个灿烂的春天装点得繁花似锦。当桃花开得最艳丽的时刻，引得游人纷至沓来，带着家人前来踏春赏花。蜂而嗡嗡，彩蝶飞舞，一串串愉悦的说笑声在桃花丛中荡漾。特别是小孩，映衬在粉红色的花丛中，尤为的可爱了。他们相互追逐着，把原本寂静的村庄渲染得热闹非凡。

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桃花，切身感受到家乡的变化，我心情变得无比的欢畅，伴随着暖暖的春风，我不由哼唱起了蒋大为的那首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：“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有我最爱的故乡，桃树倒影在明净的水面……”



红梅报春



花鸟迎春



守望



奔腾

夜行（小小小说）

□何荣芳

四周，想换个位子，但空位边都有一块手机屏亮着，照着一张卡白变形的脸。小倩头皮发麻，一股不知名的力量漩涡般裹挟了她，使她心口发紧，脊背发凉。

是不是应该下车？她问自己。车子猛地一怔，小倩也猛地一怔。车内的顶灯亮了，车前门开了，一个胳膊上搭了件上衣的大妈冒了上来，花白的头发间漾着缕缕热气。小倩的心口终于松了。

司机又关了车内的灯，大妈和她头上的热气都不见了。也许大妈也感觉到了车内的冷，她打开了手机音乐，是一曲热烈的广场舞曲。

声音不大，却搅翻了一车的冷肃，于是一束束冰冷的目光风一样朝她刮过去，广场舞的曲子烛光一样摇曳了两下，熄灭了。车内又陷入了死样的沉寂。一块块手机屏的亮光蓝幽幽，白森森，像墓地里的磷火。

车内安静得令人窒息，仿佛误入了木偶库，错进了蜡像馆。不，如果是错进了蜡像馆她也不会害怕，至少她知道他们都是蜡做的。她分明看见车内漂浮着一片片灵魂。

小倩想下车，但这已经是最后一班车了。她离开座位，摇摇晃晃地走到司机身后，她想至少司机是活的，因为他要驾驶车。小倩扶着司机身边的铁杆站着，遮阳板挡住了窗外的光线，司机浮在黑暗中，判官似的没有表情，也看不见他大幅度的动作，汽车在空旷的路面上无声地滑行。小倩心缩成一团，想哭。一句“我要下车！”一直在口腔中上蹿下跳。

车又猛地怔了一下，车内顶灯亮了，前门又开了。小倩以为心里的话溜出了口，司机为她开了门。一个国匡牌的女孩火狐一样蹦了上来，朝差点撞了满怀的小倩粲然一笑。她的笑，阳光般融化了小倩心头的薄冰，小倩也笑了。

女孩就近找到个座位坐下，夸张地表达着她找到座位的欣喜。她把两只胳膊从肩包带中挣脱出来，书包顺到了胸前，呼啦啦拉开拉链，从里面掏出一本书。

她掏出一本书来，就着车顶上的灯光读起来。她的声音细小而含混，却像清泉一样唤醒了山林。于是车内有转动脖子的声音，伸腿脚的声音，打哈欠的声音。有人把手指关节捏得咔咔作响，有人叽叽喳喳地开始说话。

司机没有再关车内的灯。橘黄的灯光，明亮而温暖。

桃李杏春风一家

□鲍安顺

四十多年前，一位大学放寒假的初中同学来到我宿舍找到我，他说他准备去大街上摆摊写春联卖，为下学期上学挣点学费，也为他的父母减轻一点压力。我非常支持他，给钱让他买了写春联的红纸，还从一所小学的学校里为他借了一张课桌，帮着他抬到了熙熙攘攘的大街上，在百货公司大门旁找到一个挺醒目的地方摆放好。那天他对我说：“松竹梅岁寒三友，家里穷贱就本领！”我笑了笑说：“别说的那么寒碜，是桃李杏春风一家！”

连续几年，他都在年关时住进了我的单身宿舍，白天在街头写，晚上在我的宿舍里拼命地加班写春联卖，有时我也帮他写、帮他卖。每一年，他都争到了一份不错的过年费和学费。记得当时，他写的最多的一副对联，就是这副对仗工整的“桃李杏”了。他写这副对联加写横披时说，有两个备选答案，一个是“家和顺一”，另一个是“门有百福”，还问我那一个好？我回答说，都一样，“家和”就有“百福”，“顺一”了也就家之“门有”了。他奇怪地望着我，神情舒展地说，“门有百福”可以指在家外的桃李杏和松竹梅，既有门里、也有门外之福，如果是门外之福就未必能够得到的；而“家和顺一”完全是指家里面的生活气象，一团和气，春风灿烂。

我说我第一专业学林学的，桃李杏本是一家，你知不知道？他惊呆了问：“真是一家的嘛，为什么？”我说，是的，因为它们不仅同属于蔷薇科，而且都李属的几个不同的品种而已，就像老虎与猫同属于猫科、而波斯猫与家猫就同属于猫属一样。我还说，正如

你所说，“家和顺一”好，门前有再多的福也只是个摆设罢了！

他是学中文专业的，当时就反驳我说，不对，“竹外桃花三两枝”，桃花还有三两枝不同呢？当年，我也读过一些唐诗，我略微思考后说，对呀，也有“一枝红杏出墙来”，那不是一枝了吗？我见他无奈神情中透出一份疑惑，我便戏说他是杏花了一——“沾衣欲湿杏花雨”呀！他也乐了：“还有梨花，”千树万树梨花开”呀！”

我告诉他，真的错了，梨不是李属的，而是梨属了；就像虎与猫，分别属于虎属与猫属了。他听了，愣愣神后问我：“解释一下，有何不同？”我说，梨为伞房花序，即数朵簇生在一起，中间那朵花先开，周围的花儿稍后次第开放；而桃、李、杏的花儿则不同，成花序状——单朵或两朵直接开在了枝条上。另外还有不同之处，就是从雌蕊的柱头上看，梨花的柱头分成5个，基部离生；其他李属的三种花儿的柱头只有1个——这也是天然巧合中的自成一家呀！

他仍然固执地说，未必，桃李杏开花顺序有先后之分，还有开出的花儿分别有红、粉红、白色的不同颜色。我解释说，是呀，是有不同之处的，就像不同的人穿了不同颜色的衣服，或者同一个人笑与不笑的姿态、行走的动态与不行走时的静态也有所不同，这些都不是物种分类本质的区别与特征。

他突然乐了，他说我是林学专家说得头头是道的，可是他从文学的角度也找到了正确答案。我问：“什么答案？”他欣然告诉我四个字：“春风一家！”

东山一把青

□米丽宏

小村在万山丛中，东山，在小村村口。

破晓时分，东山像朵青莲花，从黑夜深处醒来。向光的那面，暖而亮，向村子的这面，郁而青。

那完整的一匹青，似乎一伸手，便可摸一把。

深深浅浅一把青。

山脚一溜笨杨柳，是碧玉妆成的青，万条垂下绿丝绦的青。它在风里一扬一飘，像长发美少年，时不时将长发一甩，有点春风浪荡。北方的柳，总带着铿锵的北地野气；若在南方，会是几丝柳青晕染一角茶楼，女子俯在窗口，生生一曲“今我来思，杨柳依依”。也雅致，也旖旎。

野枸杞，一丛一丛散漫的青。它们的根，以脚下为原点，在东山上，四处游走，逶迤而去；像京剧里的西皮慢板，那么散，那么摇。悠悠悠地讲理叙事，没人赏也不要紧。枝蔓上，点点爆青，是铿锵板眼儿，一咕嘟一咕嘟的春光，就凝在那儿。

枸杞头，采来焯水，拌小青菜，鲜。娇滴滴的鲜。汪曾祺在《人间草木》里写：“枸杞头是春天的野菜。采摘枸杞的嫩头，略焯过，切碎，与香干丁同拌，浇酱油醋香油；或入油锅爆炒，皆极清香。”

可是我老家的人，春忙时，便无暇理睬东山上自顾自泼蛮的野枸杞，它们便更疯更泼蛮地跑满了东山。

野葡萄的旧藤，像绳索，参差披拂，蒙络摇缀，春风一到，又仰着头往上攀，又自负，又欢欣。真是一群小丫头，踮着脚尖儿，迈着小碎步，一窜一窜上楼梯。一捻捻的芽儿，先深红，后转青。早发的，青得一本正经，后发的，羞羞怯怯，但是都非常励志啊，春风中，真是鲜嫩的新开始。

“淘”到另一个自己

□章杰

提到“淘”字，我就想起母亲烧的大锅饭，她总是把米淘得干干净净，“淘”字一下变得活色生香而柔情，十分相见如故。是词里说的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从前我并不明白，在旧书摊买书，怎么就叫“淘书”？后来自己有了这一行为，才觉得淘书美妙绝伦。门前有个旧书摊，年轻的女摊主见到我总是笑盈盈，我在她的书摊前一蹲，没有半个时辰直不了腰。朋友嘲笑我说：你看到书都走不动路了。挑书的当儿，她会和我聊几句，话里话外全是书。她读的书，给我推荐了几句，有时还会说上几句共鸣。我挑好一沓，起身付钱走人。时而她回应一句，你怎么从来不还价？我笑。书遇有缘人，它的价值不能用钱衡量，所以我不还价。其实她不黑心，总将书价压了又压。她说，书赐有缘人，有的赚就行。

一次，淘到一本八零版的《现代诗韵》。昏暗的灯火，它安静地躺在书摊，我伸手拾起，再没舍得放下。原来的书主叫“静宛”，她密密麻麻地做了很多笔记，我猜想是精读了三遍，铅笔打了一次底，落了许多问号，后来又书页上贴了标签，做了解读指引，标得清晰明朗，最后一次应该隔了数年，用蓝色笔快速写就，对内容熟捻如心了，作者有些纰漏，她都作了纠正。我忽然觉得在千万人群中遇到另一个自己，刹那间旧爱满怀，那种感觉用手不释卷形容都不够，真是爱到骨子里。我每每读它，总是想，三十年后的静

好吧，山上的春光，借着这青，一天比一天厚。

蒲公英，天南星，苍耳，泥胡，荆芥，柴胡，知母，地黄……东山的地面上，渐渐飘拂起醒人的药香。一种草，一味药；一抹青，一道福。你以为我们的中药多么玄吗？没有。它是我们走过东山时，向我们招摇起伏的那一把把青。

那时，我们一放学，就挎上篮子，上了东山，寻寻觅觅，刨药材，挣零钱儿。丹参的根，鲜红，我们叫它状元红；知母的根，白白胖胖，像小孩子的胖脚丫；蒲公英，举着一杆笔直青翠的茎儿，上头一朵明黄的花。剃在篮子里，它还在喜悦生长，亢昂昂地开花。

就是不刨药材，我也喜欢赋在东山一坡青里。浅卧其中，如浮漾碎波，嚼一杆草根儿，钻进鼻翼的香，都是快乐。

站在东山上，一扭头，忽见满山寂静的青。它们已不是早茶点点水泡一样微小的青了。那时，干草棵子，石头蛋子，枯黄叶子，乱慌慌地这边搭，那边碰；可是，怎么盖得住。这一簇，那一簇，尖尖嫩嫩，浅浅深深，漫了一山，缭乱的青。

东山的青，把雪藏匿起来，把沟沟壑壑藏匿起来，把泥土变松，把我们的日子变青。它对眼睛的诱惑，像心底里一种执念，它一绿，我们的心就蓬勃起来；视觉和情感连通，从内到外，暖个透，整个透。

东山一把青，有它的密度和表情。惊蛰的模样，雨水的模样，夏至，处暑，立秋，寒露，霜降，草在自己的路上走得扎实；青在东山上，随之变换浓淡浅深。即使白霜覆盖了，淹没了，一山的青，暂时隐退。不要紧，你知道，草知道，不远处，还有来春。

宛今安何处，她还读书么，或者像我这样嗜书如命，可她为何遗弃了这些宝藏，或是生活辗转所致？可这些已经不得而知，但我相信，她一定还能记得这些美好的回忆。

另一次，在扎堆的旧书中，我翻到一本袖珍版的《随园诗话》，随手打开就看到一句话，“为求一字稳，耐得半宵寒。”我觉得这话像是说我，说我读书之余营营役役的写字事，辛苦地构思，次次地修改，常常因为定稿一句话，几近脑汁，那些清寂里的暗欢，是局外人难以体会到的快乐。后来每天上班，我都如珍似宝地带着它，在车上、路上，站着、走着，书就捧在眼前，人忽而被一个刹车跟跑，或一不小心撞上行人和阻物，有人不解，有人窃笑，而我自顾如痴如醉。

后来出差一月，回来时，门前的那个旧书摊不见了。我不知原因，可又想知道结果。那个摊主去了哪里，或发生什么变故？我黯然无欢，茶不思心不宁，失魂落魄地周遭寻找，可再也没有遇见那个旧爱，那种感觉是时刻绕在心头的想念。

网上有“淘宝”一说，淘宝族把这一行为自称“小淘宝”，言下是说，淘的不是珠宝，是一些小欢喜，是相见如故的爱。比如我之于那些书，之于那个旧书摊，我相信它一定还在某个灯火阑珊处，某一天会蓦然回首，在转角，在一回回旋的转角间，我依然会淘到另一个自己……